

李 零 大刀阔斧绣花针

李零

李零

大刀阔斧
绣花针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刀阔斧绣花针 / 李零著. —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 2015.11
ISBN 978-7-5086-5418-8

I. ①大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4978 号

大刀阔斧绣花针

作 者 : 李 零

策划推广 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 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 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: 8 字 数 : 170 千字

版 次 :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5418-8 / I · 668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定 价 : 42.00 元

图书策划 :  活字文化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 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 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“视野丛书”总序

这套丛书甄选了这么几个人：张承志、韩少功、李零、汪晖、徐冰和李陀，包括作家、学者、艺术家和文学评论家，看起来，这些作者各有各的行业，但他们的思考和写作却有着某种秘密的通道——时代与个人，阅历与写作，由此在复杂的光谱中互相辉映。依照丛书的构思，以笔记散文为主调，进而铺张杂陈，理辞各异，文意歧出，或许有着某种共同之处：展现了一幅艰难的思想图景——“视野”的命名恰如其分。

是我突发奇想：在不同领域、不同的版图和不同的坐标上，邀请这几个人聚在一起，构成潜在的对话，撞击火花，看是否能在时代与时代——也就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——之间，出现新的想象与思考？正如学者孟悦所说的：“丛书还有一个我喜欢的地方，也是它的重要性所在，那就是作者们展现的越界的想象和眼光。虽然是用中文写的，但是每个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跨越对‘民族国家’的身份想象、对文化传统的边界的想象，乃至对语言本身的开放性的挖掘。”

特别强调的是，与传统文人的书斋生涯不同，与现代的教育规训不同，他们的经历有着类似的“身份”——当过工人、农民或军人，每个人都和土地息息相关，和底层社会息息相关。那么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“时间表”：沿着轴线，穿越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，从九十年代一路走来，直至今日——当然也可以反向检查一步步的印迹，追溯到青少年和童年，再从路的尽头转身——构成他们的“写作”的真正的含义。

北岛

2015年6月25日



李零

写在前面的话

北岛来电话，要我编个集子。李陀、刘禾见面叮嘱，篇幅在10—12万字左右，旧的新的什么方面都来点儿。他们要我参考一下《今天》104期的张承志专辑，目的是展示一下我自己。他们要的文章，当然不是学术著作，而是杂文随笔。打开电脑，我挑了16篇，它们分五组：

（1）我想陆陆续续写一点东西，回忆一下我亲眼目睹的历史和人物，叫“我的天地君亲师”，这里选了三篇，一篇讲我的爸爸，一篇讲我的岳父，一篇讲我的老师。

（2）我这个人，学无常师，兴趣广泛，历年从事的研究，横跨北大文科四系，一是中国考古，二是中国古文字，三是中国古文献，四是中国古代文学，五是中国古代史，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史，五门学问都带“中”字和“古”字。我承认，我的杂文随笔的确受惠于我的学术，但这些研究主要还是由我已经写出和正在写作的专书来体现。我的杂文随笔多半是业余读书的笔记。我说的“读万卷书”，绝不止于上述五学，还涉及很多我熟悉或不太熟悉的其他领域，一切跟着兴趣跑。我对“业余读书”和“读者身份”有特殊偏好，这不光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，也是为了防止学者常有的偏枯之症。我认为杂文随笔是个更高境界，比专业学术更便于讲话，也更能表达思想。这里选了三篇，一篇谈战争，一篇谈男女，一篇谈孔子和他的学生，全是读书感想。

（3）我很看重我脚下的大好河山，看重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。这两年，我正在把我阅读地理和跑路行走的文章凑一块

儿，编一本《我们的中国》。这里的第三组文章就是选自该书，我叫“行万里路”。

（4）这里的第四组文章，话题有点儿大，有点儿远。我对政治缺乏兴趣，但对身边的不平之事很难完全置之度外，有时会从校园里的小事扯到很多政治家都头疼的大事，比如“改革”，比如“革命”，我叫“舒之横四海”。

（5）还有一些话题，也许我更有兴趣，假如我能忘掉身边的不愉快，把我的心从这个混乱的世界收回来。最后一组的四篇小文比较轻松，希望读者有兴趣，我叫“卷之不盈怀”。

这16篇文章可以代表我吗？恐怕代表不了。我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在做我感兴趣的事，说我想说的话，这就够了。

我是个用笔说话的人，锻炼辞章，改造文体，也是我的追求。大刀阔斧绣花针，两种功夫，一样不能少。

不再浪费笔墨，就说到这里吧。

李零

2014年8月9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

目录

- V “视野丛书”总序
VII 写在前面的话

第一部分 我的天地君亲师

- 3 读少年先锋
12 黄泉路上蝶纷飞
——怀念我敬爱的傅懋勤先生
22 赶紧读书
——读《张政烺文史论集》

第二部分 读万卷书

- 33 战争启示录
54 倒转纲常
73 两种怀疑
——从孔子之死想起的

第三部分 行万里路

- 89 说岳镇海渚
——中国古代的山川祭祀
- 117 说中国山水
——以太行八陉为例
- 137 上党，我的天堂

第四部分 舒之横四海

- 153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
——笔答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采访
- 172 同一个中国，不同的梦想
——我对法国汉学、美国中国学和所谓国学的点滴印象
- 184 从燕京学堂想起的

第五部分 卷之不盈怀

- 193 说鼎
- 207 说马
- 219 说名士，兼谈人文幻想
- 229 说中国贵族

第一部分 我的天地君亲师

读《少年先锋》

我的父亲是个八十九岁的老人。关于他的前半生，我知之甚少。他现在的孩子全是四十岁以后所得，不可能知道这些。虽然小时候，零星偶尔地，我也会听他讲起一点往事，但他对各种“忆旧”却从来不感兴趣。他讨厌战争，特别是电影中的哭哭啼啼，也腻味做官，认为开会和看文件全是浪费时间，虽然他打过二十多年仗，又当过二十多年干部。相反，他喜欢的是科普文章（而且要求我们严格按这样的“科学”办事），幻想的是做一名学者。1966—1978年，他的悠久的党龄和曲折的历史使他吃尽苦头，也使他迷上三件事：古史、沁州方言和汉语双拼方案。这三件事都未成功，“文革”期间，他写了一些关于古史方面的文章，但结果被我后来认识的一位专家予以否定；研究沁州方言，我和我岳父都帮过他，但未能克竟其事；双拼方案，国内有不少同道，但因为文改会的政策不允许，这类发明后来全都转向了电脑系统的汉字化方面。但平反后，他再也不想工作。恢复工作后，他曾一度调到文改会，负责筹建那里的领导班子。但去了不久就被另一位领导弹劾，说他不愿当领导，非要搞研究，并且违反文改的既定方针。他一气之下离开，调到国务院参事室。换了单位，很快又提出退休（虽然在他那个专门养老的单位还从未有人退休），从此一门心思只在社会办学上面。

前不久，我父亲说，他父母一共生了七个孩子（他有四个姐妹，两个兄弟），现在活着的只剩他一人（他最后的兄弟姐妹，我二叔和三姑，近些年刚刚去世），清明了，没人上坟了，他一定要



《少年先锋》封面



李逸三，1930年摄于湖北监利

给自己的父母扫一回墓，所以不顾大家劝阻（他刚刚被一辆自行车撞伤），独自一人回老家去了（老家那边有人接）。回来时，他带回不少东西，家乡的小米、水果、鸡蛋，两束塑料花（因为捐款兴教，县里人送的），几乎全是北京都有根本没有必要往回拿的东西。不过，在他的行囊中，有一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这就是一部包括上下两卷的《高沐鸿诗文集》。这本书，他还根本没看，被我拿去乱翻。我发现，集中有一部近十万字的小说，叫《少年先锋》（写于1929年，北平：震东印书馆，1931年出版），故事的主人公没有名字，只称为“我们的战士”，他的原型竟是我的父亲。

作者高沐鸿先生是我父亲的一位挚友。他是1901年生人，比我父亲年长。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大概都知道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有一个带无政府色彩的文学团体，叫“狂飙社”。这

个文学团体有三个人都姓高而且是山西人，一个是鲁迅在《奔月》中比作“逢蒙”的高长虹（他到过延安，后来死于东北），一个是高长虹的弟弟高歌，还有一个就是高沐鸿。前两位是孟县人，后一位是武乡人。另外社中还有写过长篇小说《预谋》，当过金日成的老师，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尚钺，以及向培良等人。我父亲说他也参加过“狂飙社”的活动，并且写过一个短篇。只不过，他说，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写了些什么和登在了什么地方（案：在《少年先锋》中，有一处提到“是的，他还是一位文士呢！但自从他从军以来，这生活便隔绝了”；还有一处提到“虽然他好像平素是已经久久不致力于文学了”，似可印证这一点）。

小时候，我常听父亲说起这位“高伯伯”，知道他从1957年打成右派，二十多年里，受尽侮辱和苦难（我插队那阵儿，他们全家都被遣送回乡）。他的平反昭雪是到1978年，并于两年后去世。虽然我父亲同他一直有来往，但可惜的是，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他。

关于《少年先锋》，据曹平安写的采访记《狂飙社及其他》（文集下卷所附），高沐鸿先生说：

这本书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写成的。我有个老乡叫李逸三，他的年龄比我小几岁。北伐时期，他就在太原国民师范上学，后来参加了北伐军。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，李逸三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组织起了青少年，进行革命斗争。我写的《少年先锋》基本上就是对这一史实的忠实记载。这本书，1931年在北京出版。

可见这基本上是一部写实性的小说（案：但小说并未讲到他广州起义以前和他回乡以后的“革命斗争”）。

《少年先锋》，内容主要是写1927年底到1928年初我父亲生活经历的一个小片段。1927年，我父亲在黄埔军校的武汉分校学习。“四一二”之后，他参加军官教导团，平息夏斗寅叛变，然后驰援南昌。南昌起义后，又长驱千里，赶到广州，参加广州起义，结果在战斗中负伤。小说所述，就是他从广州逃到上海，又从上海回到家乡的经历。它包括三部分：

（一）逃出广州（第一至六章）。主人公在广州起义中负伤，子弹从鬓间射入，从鼻梁顶角、两眼之间穿出，他被战友救出，大难不死，先藏身于一家洋人办的医院，后藏身于一农妇家中，最后在四处追杀的恐怖下逃出广州。这位“战士”是一位来自北方，因为反叛家庭，撇下父母妻子，到南方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。尽管他心冷似铁，但面对一位救他性命的老妈妈（她说，“革命要革到什么样子呢，都把孩子们杀尽了”，有着菩萨一样的心肠），也不禁“引动了久蛰在心下的他对母亲的想念”。

（二）彷徨上海（第七至十三章）。主人公乘船来到上海，四处寻找他的“领袖”和“战友”，结果一无所获，好不容易碰到几个“他乡”的“故知”吧，他们也都“埋头隐迹地为了糊口”，“吃着敌人的饭，坐着敌国的小交椅”。寂寞苦闷之中，他一幕幕回想着他离家出走的经过，不禁热泪滚滚，动了乡思和归意。五天后，他终于写信给他家乡的一位“诗人老友”（案：应即作者本人），告诉他明天就要启程回乡。

（三）回到故乡（第十四至二十章）。半个月后，主人公回到家中，他的父亲，一个守旧的乡绅，仍然不依不饶，责问他既然不要这家，有本事闯荡天下，还回来干什么，骂他“共产共妻”，不可救药。而他也毫不退让，反唇相讥。父子都说对方的话全是“狗屁”，吵得不可开交。结果，父亲一气病倒。当他听说这孩子

又要离去，难免伤心不已。母亲把父亲的病情告诉他，他也暗自难过，但失望和自尊仍然促他离去。最后，拿着母亲给的盘缠（他只肯要母亲的钱），在乡党邻里的笑骂声中，他又毅然上路，到县城去找他的朋友们（梅横枝和齐川，梅横枝应即作者本人）去了。

正如作者所说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“是现代中国革命的新思潮和历史的旧思潮被卷入了一个纷扰的漩涡，开始决斗和交旋的时节”，而主人公的家庭冲突“也足见大浪翻天的一斑”。

对这部小说进行评论或褒贬，无论是从文学还是历史的角度，这都不是应该由我去做的事情。我对这部小说感兴趣，纯粹是因为它写到我父亲一家，我的爷爷、奶奶和妈妈，因为它触及到我一直隐隐约约感受到但又说不清道不明的家族隐秘。1971至1975年，我在山西老家待过整整五年，从此我才知道在这个小小的山村中，埋藏着很多很多历史，一个我不能选择而只能接受的“根”。

读《少年先锋》，我会想起，在太行深处，漳河之滨，有一个属于我的——大概只有中国人才会如此珍视的——老家。我的老家是个相当古老的村子，南距汉代涅氏古城（今名故城镇）只有十三里。村中有一块高地，高地上有一座庙宇。庙宇虽破旧不堪，但五彩的琉璃屋脊却十分美丽。据庙上残存的元代碑记，这庙是元大德癸卯年间那次著名地震（赵城大地震）后重建，屋脊上也有年号：大元泰定元年（据老人说，庙上原来还有许多碑刻，包括宋碑，都被用来盖房修桥，毁掉了），原来的建筑是什么样呢？唯一的劫后余存就是庙旁那座两人高、形态优美的北齐菩萨像（省重点文物，当地人呼为“石爷爷”，作为祈雨求子的偶像）。我听村里人说，原来庙上还有另外两座造像，抗战前被一伙军人劫走，剩下的这座太大，才得以幸存。当时拳房的小伙子（我三叔也在拳房）曾试图夺回，但赤手不敌，被开枪打伤。1974年，由省里

拨款，我和几个朋友给这尊造像盖了所保护建筑，从废墟中挖出很多东西，其中包括一通古碑，它记载着这寺原来叫“梁侯寺”。由此我才明白，我们这个村子为什么叫“北良侯村”，它旁边的村子为什么叫“东良侯村”、“西良侯村”，我妈妈那个村子为什么叫“石人底村”。

这村子还有一眼清泉。泉水从一个石雕的螭口流出，一年四季，喷涌不绝。泉水泻成一座大湖，湖中有许多鱼鳖。村中还有许多果树，桃、李、杏、苹果、梨、核桃。我父亲的家就坐落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，两进的院落虽已倾圮，只有正房、西楼和一眼窑洞还在，门上的匾额也弃置楼上，但原来当是一个不错的所在。

每当天黑下来，村里的闲人就会聚在庙上（学校兼大队接待室）聊天，昏暗的灯光照着吞云吐雾的一张张黑脸，我常常会从他们口中听到我们家的各种往事。这些话，有不少是神话，比如他们说我家风水好，儿孙们在老爷爷的“脚跟底”一顺排下去，自西向东，正对着远山上的一棵大树；还说我爷爷“圪崩”，我爸爸也“圪崩”（他们的头和手好发抖），这也是我们家的福气。但是这些故事还是充满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，然而看来是真实的细节。比如他们说，我的老爷爷（曾祖父）是个武秀才，为了中举，把地都卖了，到我爷爷时已家道中衰，院子里丢满了习武的器具。我爷爷没走这条路，只在家中经营他的土地和果树（村中最大的核桃树都是他的）。他一心想让我父亲做一个医生，所以买了很多医书。但我父亲不读这些，只是一味暴戾恣睢，又是捣毁神像，又是被学校开除，二十岁就跑到南方革命，一去不归。剩下那些书都被我一个堂叔拿去，后来他反而成了一个医生。

我父亲离家出走时间很长，北伐和十年内战时期的前段，即